



云霄

曹慧民

这些盈满醇芬的故事，开始于一个低沉的问话：“你真的了解他们吗？”

当我们看到，驾驶军车爬上陡急天路的老兵，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人。

当我们看到，苏小明与李强，中队长从冲锋到交融，继而达到默契的时候，心底发出的会心一笑，其实是向着我们共有的生活。

当我们看到，舞台聚光灯下，老教授满头“霜降”和乐观豁达的笑容，我们感受到的岂止是时光的流逝

当我们看到，云霄之巅，一只老猫获得了哨所全体士兵的尊重，我们心中的琴弦，不光有“波尔卡”的轻快弹奏……

不止像泉源，也不止像险峰；不止于凝望，也不止于骋怀；甚至春雨，甚至劲风……

细节的力量无与伦比，正如一位电影导演所说，所有细节的具体指向并不是细节本身，而是高于细节的那一点东西，当这一点东西出现的时候，感动就发生了。

是的，因为那一点，“在没有山岗的地方，我也俯视着世界”。因为精神在云霄之巅！

插图 朱凡

高呀高万丈

薛晓康

名家讲述 生活远比小说神奇

金老兵被激怒了，当一个女人神经质地用双手紧紧捂住胸脯时，金老兵被彻底激怒了。

金老兵是汽车团的红旗车标兵，技术过硬，但他已被列入退伍名单。此时，九连接到一个任务，送一车物资到某边防执勤点。金老兵要求：“我要在高万丈的公路上尽最后一次义务。”

连长予以理解：“那这样吧，现在退伍老兵正在做交接工作，留队的老兵差不多都派出去了，这次你一个人去！”

金老兵一拍胸脯：“连长放心，红旗车标兵没有完不成的任务！”

冰雪路上，上了防滑链的汽车像醉汉摇摇晃晃，哼出奇奇怪怪的曲调。金老兵小心地把着方向盘，心里哼唱那首不知听过多少遍的歌：“二呀么二郎山，高呀高万丈……”

爬过陡急的盘山公路，就见到了高万丈的雪山。茫茫雪海一望无际，这是他熟悉的风景。这里是牧民夏季的优良草场，方圆几百公里地势平缓宽阔，翻车的危险不大。于是，他忘情地吁了口气，浑身轻盈飘然……

突然，前方出现一个招手的女人，身边还牵着一个3岁左右大的小女孩。

“哎呀呀，这冰天雪地的，你们咋会站在这儿？”金老兵停下车询问，问明情况后，他抱起女孩，“快上车，看把孩子冻的。”

小女孩清澈的眼睛在棉猴帽里惊喜地盯着金老兵，怯生生地要喊什么，却被女人伸手堵住了小嘴巴，赶紧道了一声“扎西德勒”。

“你还会藏语？”金老兵黑地一笑。

“我只会这一句。”女人因为感激而对金老兵说了实话。她说她男人在樟木口岸打工，她带女儿前去探亲。她男人在信上说，到了拉萨，只要多向开车的师傅献上几句“扎西德勒”就能搭上便车。她照做了。

一个贼眉鼠眼的师傅眉开眼笑地答应她们搭车。一路上，她老想着她男人——结婚那阵还木呆呆的，怎么出去打工一年就变得智慧超人？她想着想着就美滋滋地笑。那位师傅招架不住这笑，就凑合着跟着笑，笑着笑着，眼神就有些游移……

她气恼地蹿到车外面，一辆好端端的汽车突出了故障。她抱着小女孩站在雪地上，不知这故障啥时才能排除，就见师傅开车就跑，留下一个冷冷的笑。

金老兵不自在地挪挪屁股，“哎，好在他还有点良心，把你们丢在这儿，往前一转弯就能看见聂拉木县城，有吃有住，再往下下到沟底就是樟木口岸了，你怎么就不知道再往前走一段？”



新妆

黄自宏

微纪事 不是零碎，是精粹

Z教授是国防科技大学的资深教授，当他还是个新兵时，就擅长吹口琴了。岁月流逝，教授的口琴技术也跟桌上的教案、桌里的证书一道，成为他的招牌和学校的骄傲。

2004年秋天，教授口琴独奏《校园的一天》，入围全军业余文艺演出的总决赛。为此，他格外兴奋，一向鲜修边幅的他，竟也格外重视起仪表来：有空时，总把礼服熨了又熨，领带理了又理，还偷偷往脸上抹抹“大宝”……

每当彩排完毕谢幕后，观众席东北角那群小演员，总会自发起立，给教授报以最热烈的掌声。而看着那群平均年龄不到自己三分之一的孩子们青春洋溢的脸蛋，再看看化妆镜子里真实映出的影像，教授禁不住微微摇头叹气。

决赛演出前，导演见平时颇有风度的教授，额上竟渗出细细的汗珠，还不住地搓着双手，便上前询问是否还没准备好。教授低头沉吟了一会儿，突然急切地摇摇导演的手说：“帮我化化妆，就一点点，可以吗？”导演一下子愣住了，顿时又明白过来：原来教授是在感慨流逝的青春和自信啊！其实，两鬓发如雪、眼角鱼尾游弋的教授，在导演和小演员眼中，都有一种沧桑的美！

“请您闭上眼睛。”导演接过化妆师手中的粉饼，用一只干净的小刷子，在教授两颊轻轻刷了刷，又用无名指在他额头轻轻按了按，微笑着说：“好了，您看看，行吗？”教授缓缓睁开双眼，鼓足勇气向镜子里望去，在一张张充满鼓励的笑脸中，他看到自己的脸仿佛也年轻了。他的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……

领奖台上，捧起金杯的教授百感交集。在发表获奖感言时，眼中闪烁泪光的他道出心声：“谢谢导演给我的‘新妆’。其实我知道，他并没用什么化妆品，而是帮我找回了最有效的‘化妆品’——鼓励和自信……”

插图 朱凡

“班长……”
“打住，把眼泪擦掉，看我怎么和面。”李强见苏小明眼睛涌出的热泪，语气温和。

那几天，操作间的灯总是亮着。有人问李强在自创什么好吃的。他看着一旁的苏小明，两人对视一眼后抿嘴笑了一下。

“老李，你挑灯夜战的效果颇佳！”队长直通通的嗓门从厨房传了出来。

李强赶紧向厨房奔去：“怎么说？”
“你看这些馒头，一个个有模有样的，像一个妈生的一样！”

李强一把抓住苏小明的手拽到中队长跟前，“我可经不起表扬，都是他的功劳。”

“哦，我知道！”

这几天，食堂有灯一直亮着，中队长查完去看，炉火正旺，一个不厌其烦地教，一个全神贯注地学。“你是我教过最笨的炊事员，也是最好的‘火头军’！”李强拍着苏小明的肩膀一本正经地说。

苏小明脸涨得通红，说：“那自然，名师出高徒。”

“你废话真多！”咆哮完，转身离去的那一刻，却没有收住那一缕微笑。

李强回想着之前跟指导员争吵的情形，心中有些惭愧。

半年前，指导员把李强叫到办公室说：“李强，给你安排个人到后勤班。”我坚决反对，指导员这不是给我添乱吗？”

“思来想去，你能把他带好。你那些年的‘光辉事迹’和他如出一辙，师傅教徒弟来肯定得心应手。”

李强沉思着，答道：“那我就暂时收下这个徒弟！”

“我不能直接让他分到后勤班，得让他心甘情愿去你那里接受改造。”指导员补充道。

李强心领神会地笑了笑，转身向正在操场上睡觉的苏小明走去。

插图 朱凡

哨所老猫

尹成华

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

清晨，尖利的猫叫声打破了云霄之巅3197哨所的平静。直到哨长胡国栋推开门，蹲守门口的猫才停止执着地地叫。

这天，胡国栋值班，他走向哨位进行例行观察，猫也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。这只猫长得并不好看，可它是哨所的“编外哨兵”，5年多没有下过山。每天到点喵叫，与鸡打鸣一样准时。它没有名字，兵们尊称它为“老猫”。

哨所地处原始森林，与世隔绝，常年云雾缭绕，只有雨季和雪季之分，年平均日照时间不足2小时，是山南军分区最艰苦的哨所之一。老猫“监督”哨长值班，又跑到吊脚楼厨房“巡视”哨兵周广川、胡博辉生火做饭。空气中水雾在飘荡，老猫偶尔微张蓝色深邃的眼睛，神态活似腾云驾雾的神仙。

哨所的饲养全靠人力爬天梯背运，唯一道路是2800多个台阶、平均坡度近70度的天梯，背囊每年要背坏四五个。早餐后，周广川、胡博辉要回连队背运主副食。老猫像往常一样把两人送到半山腰，转身钻进树林，循着熟悉的猫道悄无声息地回到哨所。

冰冷的雪山、潮湿的白雾和灰黑的林海……一成不变的环境和深入骨髓的寂寞侵蚀着人心，也造就了老猫不一样的个性：淡然无欲。一阵山风吹来，挟着阴冷雾气往一切有缝隙的地方钻，胡国栋穿着棉衣棉裤仍感膝关节由来的痛。老猫“纳编”前，连队曾为哨所配发一只狗，不到三月，憋得发疯跳崖了——内心不够强大，没有点苦中作乐的本事，在哨所是呆不住的！



“喵”，老猫叫了一声，让胡国栋甚是意外。除了早上起床，其它时间老猫很少叫的，这算是对哨长点个赞。别看老猫平时一声不吭，关键时刻厉害得很。两年前，冬天大雪封山期，连队和哨所给养断供，一天夜里大风呼啸，兵们在睡梦中被老猫凄厉的叫声惊醒。待披衣走到窗前，看到惊心动魄一幕——

楼下厨房里一片狼藉，两只小崽崽在洒了一地的泔水中翻吃剩食残渣，老猫正下蹿下跳与一头黑熊撕打。老猫从高处跳下，挠了黑熊的脸一把，黑熊一巴掌把老猫拍到10多米远，老猫爬起来又冲向大黑熊……战斗持续近10分钟。面对难缠的对手，黑熊怒吼着带着崽子钻进林海，老猫紧追了进去。这之后，兵们一阵伤心难过，以为老猫凶多吉少。没想到三天后，老猫一瘸一拐地回到哨所，只是肚子上多了几道血痕……

下午时分，老猫蹲在哨所门前台阶上，似在遥望，直到周广川、胡博辉背着70斤物资艰难向上攀登的身影出现，老猫欣喜地跑下去迎接。周广川摸了摸老猫的头，它像小孩一样，掉头后乖巧地不紧不慢跟在后面。此时，阳光透过云雾，洒在向上攀登的哨兵和老猫身上，格外动人 and 美丽！

插图 朱凡



长征

第4703期

军营新传 非虚构的时鲜故事

苏小明算好兵吗？

若是半年前，宣城支队执勤二中队的每个人都会摇头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，训练场上杀声震天，在一旁“泡病号”的苏小明双手捂住耳朵，背靠着篮球架睡着了。一旁经过的后勤班班长李强叫醒了他，“小苏，看你这睡觉也不容易，想来后勤班吗？那几天天天睡觉，比这地方舒服多了。”

“想呀，新兵下队那会儿就想去呢！”苏小明睡意全无，两眼炯炯有神地望着李强，“班长，我能去吗？”

“能啊，你写个申请。”

午休时间，苏小明把申请写好了，满心欢喜地朝队部走去。

初到后勤的苏小明有些洋洋得意，心想，这回可以在后勤轻轻松松地混到退伍了。结果第一天的“火头军”生活，就让他如意算盘落了空。

“快起床，蒸饭车坏了，一会儿大伙儿都得喝西北风了！”他脑子一蒙，甚至被刺骨的冷水激得直跳，好一会儿才缓过神，打开窗帘，发现窗外的天，一丝光亮都没有透出来。

“才5点，这么早叫我干啥？”不难发现，他心中的那股火正熊熊燃烧。

“冲我嚷，你还不够资格，如果耽误了开饭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一团更凶猛的火，碾压另一股熊熊烈火，苏小明反驳的话刚到嗓子眼又生生咽了回去。

淘米、择菜，让苏小明忙得脚打后脑勺，本想休息一会儿，班长那火辣辣的四川话就在耳边咆哮。

开饭哨刚刚响起，苏小明刚要坐下，中队长怒气冲冲地奔到这边，手里端着一盘赫然沾着泥土的炒青菜，“今

炉火正旺

代江涛 王惠娟



天谁洗的菜？”

“小苏洗的，怎么了中队长？”

“他呀，我说呢……别人也干不出这事。李班长呀，我……”中队长扔下碗筷走了。

一旁的苏小明把头压得低低的，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李班长的“狮吼功”。谁知，李班长先是遣散围观的战友，然后接着苏小明的肩膀轻声地说：“我没有教好，就让你洗菜，不怪你，你吃完饭再过来找我，我重新教你。”

苏小明在原地头压得更低，快贴到胸口了。他慢慢咀嚼着青菜，混合着泥土和眼泪，脑子里全是中队长刚才训斥班长的场景，湿湿地，硌得他心疼。

“洗菜呢，有根先去根，无根先去把叶

子里的泥土洗净，再洗叶子表层，洗一次换一次水……”李强认真地示范着，根本没顾上手指在冷水中被冻得通红。

“班长……”苏小明吞吞吐吐地开口。

“干啥？”

“你去吃早饭吧，我都记住了，我听说你低血糖……”

“别废话，记住了，下次再洗不净我肯定收拾你！”李强打断了苏小明的话，临走之前，抓起一个萝卜，往盆子里一扔，溅起的水花打了苏小明一脸，很凉，但苏小明却偷着乐了。

后来，一切事情别人学一遍就会，苏小明却要学三遍。随着李强的咆哮次数的逐渐减少，苏小明终于告别水案，正式成为李强的“关门弟子”。

“干活需要耐心细致，不可毛毛躁躁……”可是不管苏小明怎么努力，厨艺仍不见长进，特别是和面。一次，苏小明对李强说：“我就是笨，什么也不会，你就饶了我，别教了，放我也放过你自己，算我求你了。”

“谁讲你不行了？别人说你不行，你自己就承认了？告诉你，我就是个和面的，不懂什么大道理，但知道不会和面会争口气！”

平时，战友都说他苏小明反应慢，拖后腿，时间一长他就习惯了，觉得自己没能力向前奔跑。今天才知道，原来，人活着，是为了一口气，一口向上的气。别人说自己不行，一定不能认为自己不行，要证明给人看，我能行！